

試評

「封神榜裡的哪吒」

註

丁心原

一個古老的章回體小說，却以具有新意念的姿態，重新被創造了出來。

作者奚淞從封神演義裏挑出了哪吒的骨架，另外賦予血肉和個性；更透過這個形相，表達了一些足以令讀者深思的看法。

像九灣河裏的水一般，這個故事藉着太乙的回憶，哪吒的托夢和四娘的追述，汨汨地流了出來。作者主要想表達的，包括

了個人在環境束縛中的掙扎，內心自我追尋式的探求，和對人生價值的估價。

哪吒註定了將付出極大的代價來尋求真我的命運，是導因於他從出生起，便具有異乎常人的秉賦。對於這種天賦，父親「由嘉許變了冷然的臉色」，「在淡薄的鼓勵言辭的背面，有異樣的神情」；而母親於撫愛他之餘，「在快樂中，隱藏着她自己都不願意看見的不安」。對於哪吒出生時一切異常的景象，和他稍長後異於一般兒童的力氣，父母親敏感到一些潛伏的不祥感，他們只能以逃避的方式，不去正視哪吒的特殊，而竭力以自己的想法來塑造他，勉強他走上一般人所認許的正軌——將仕之途，這就是常人應付問題的一貫方式——逃避。哪吒努力朝着父母的希望去

做，却時時在矛盾及痛苦中，不停地掙扎着。

這一切潛伏着的不安明顯化，就是哪吒心底殘缺的形成。他超人的力量是他無法迴避的缺憾。他無法控制自己，心底有着對血腥的憧憬，儘管「我多麼愛那些天空飛着的雁，林中無罣礙的獸，和我曾經有過的一些同伴。」可是「鳥獸成了屍體，同伴不是被我的力驚走了便是受到傷殘，我簡直不能測度出我有多大、多強、背叛我的、我自己的膂力。我的心在身體的經歷和磨鍊中漸漸定型，那形狀如果不是意味着殘缺又是什麼呢？」於是他嘗試着

尋求解脫：「愁煩的時候多看天上的雲」，「用這種凝望來計算什麼事也不作的時間，有時竟忘了自己正在長大，恍恍惚惚地感覺到了快樂」。然而他失敗了。他「忍不住要去嘗嘗使大力得到鮮血的滋味」，「只要是活着的東西走進我的內裏，便成了死亡」。最終，他只有以肉體的生命作為代價，來彌補這種因殘缺所造成的不幸，和平撫因愧咎而造成的不安。

這一切不幸的根源，歸之於命。哪吒生於丑時，而在封神演義中，丑時生是犯了殺戒的。奚淞根據這點予以發揮，對命運提出抗議。封神演義的混天綾，在這裏轉形為紅紗巾，作為一種束縛，同時也是血腥的象徵。它隨着哪吒而生，當它在河中漂離哪吒時，也就意味着他註定被暴力所控制的命運的解脫。

另外一個完全由作者塑造出的人物——四恨，完全達到了陪襯對比的功用，表面上「一美一醜；一強一弱；一個高貴一個卑賤；但哪吒犯了血的罪，使得他在實質上殘缺一如四恨的外表——儘管四恨一直崇拜他如神明。這幾個具象在意念上的象徵，是作者精彩的手筆，然而安排了另一次更大的犯了血的罪案，來作為哪吒解脫的關鍵，難免令讀者迷惑這究竟是幸或

不幸，更難免要埋怨命運的作弄了。

哪吒結束了本身與塵世的孽緣之後，才發覺世上還有太多的苦難和不公平。這一點，我認為是奚淞所想表達的最嚴肅最深入的主題。那些窮人，那些爲了生活而出賣色相的婦女，如果真有一種大滿足出現，他們將不再爲生活所困，然而怎麼可能達到這種天下皆圓滿的境界呢？於是有人註定要受苦。戰爭所帶來的苦難，「成千的屍骸、嚎哭的婦孺、旋飛的兀鷹——這是爲明天的世界奠基，可是明天的信仰又是什麼？」令人懷疑甚或否定戰爭的價值，然而戰爭總是不可避免的，這種人類本性所造成的缺憾，正是哪吒本身殘缺的擴大，哪吒犯了殺戒，人類不也是嗎？他爲自己惋惜，也爲全人類抱屈。他自己尋到了解脫的途徑，但人類的這項殘缺有彌補的辦法嗎？這是個只有在沒有空間及時間的情況下，才變成無一處不和諧的世界。天穹的確很藍，而天穹下的事物却遠不如那片藍色來的美好。奚淞留了個問號給讀者，因爲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。

哪吒本身很矛盾。他得到解脫之後應該快樂，可是他仍在哭泣，仍想加入世間的不完美裏；只因爲他在獲得小我的超脫之後，却無能爲力於人類大我幸福的謀求。因此最後他作的選擇是在永生池邊作一朵蓮花，以一個有生命却無意識的形相作爲靈魂的歸依，仍舊屬於塵世，却不再介入任何的紛爭了。這有點像所謂歸隱式的作風，尋求個人靈魂的超脫。

總而言之，哪吒有意義地重生了。奚淞給予這篇作品一些很美的畫面，很凝重的氣氛，和很深的寓意，儘管有些小疵，仍是一篇很有潛力的小說。

一九七三、四

註：「封神榜裡的哪吒」，奚淞的短篇

小說，原載四十四期「現代文學」

（民國六十年九月出版），後收入

鄭明娧主編之「六十年短篇小說選」

（大江出版社印行）。